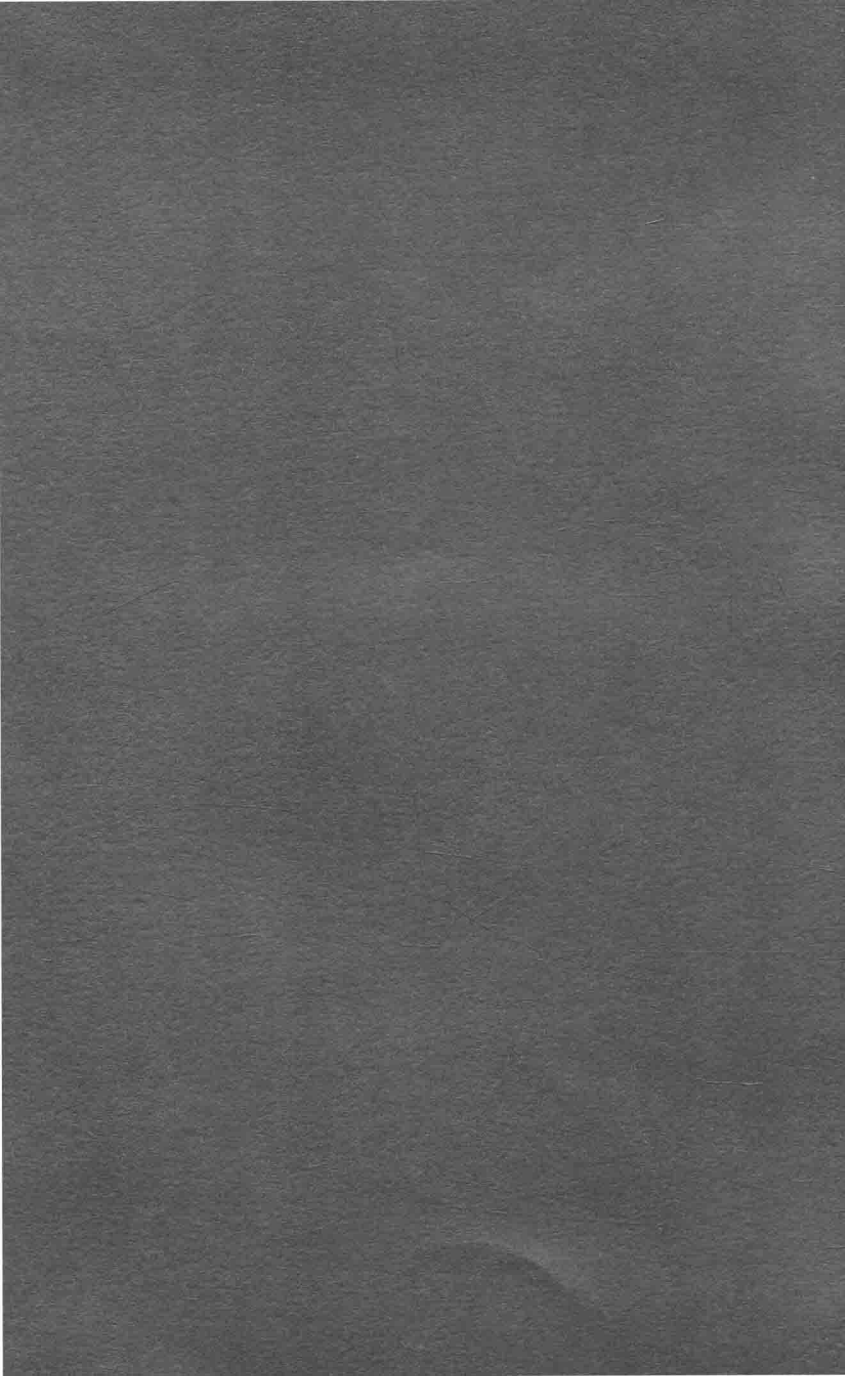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步 / 无我的



渗透
轻井泽

别的火车站都把嘈杂的混响传入城市，只有轻井泽的火车站把静气吸进来。普通的站台悄悄的，好像一个搭在马路上的阳台，你一探头就成为阳光的主人。

到轻井泽是为走访学校，当晚返回东京的路上我留了笔记：一个多小时车程带你从东京来到轻井

泽町，像是在水下憋气几分钟后突然将头顶出水面，
你的神经解放了，就像气泡解散了……

一日时光短暂到不必写，描述只会添累赘。淡淡的水洼，轻轻的树林，素净的好天气、好房子。走出车站的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是个更好的谦虚的人儿。如果城市是谦虚的，人又何苦骄傲呢？车继续开，山路盘啊盘，每一个转弯不止于惊喜。这里的小溪、红叶连贯悠长，就算深处藏着美丽的温泉和茶汤，和小溪、红叶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车钻进森林，才来到要参观的日本轻井泽世界联合学院（ISAK），整体设计融于美感，现代而简致。森林发出固有的声音，让学校的存在自然得如那树上的鸟巢一般。深棕色的房子与大地接壤，通向校舍入口需踩着厚厚的落叶前往，需向森林更深的角度好奇。接着，踏上竹阶打开小小的门，里面霍地出现落地窗、阳光、原木桌椅和老师学生们亲切的模样。

半年后的一天，我看到 ISAK 学生拍的一张照片——十一月初雪：教室里，坐在课桌前的孩子们一个个抬头望向落地窗外。银白的雪飘飘落，临近房子的树还支着明黄色的叶子，一下子缀上雪。我被这照片触动，仿佛自己也是坐在教室里的孩子们中的一个，心里生出一种热烈的、雪白的盼望。雪和孩子一样深切。

晚上在川上庵吃了一碗荞麦面，趁入夜前坐上了回东京的快线。短暂的行程中，我没有去著名景点或酒店，也没有进行任何度假项目。然而我对轻井泽的理解与喜爱是在离开后一日一日累加的。我逐渐懂得：一个人不再需要走遍所有的位置，不再要求最好的吃住，不再顺应特色的条目和选项，可以通过氛围、情绪、目的直接理解一个地方。而这样的感受正是轻井泽的赐予，它直接给你全部，你就不需要旁的。

如果把人进入一个领域比作浸入和渗透两种态

势的话，这是极不同的两种。浸入是被领域入侵；
渗透是抵达，进而成为一体。

我直接掉进了轻井泽隐匿的第二层、第三层肌肤，这里的一切和表层一致：小溪、红叶。我心无杂念地礼赞：美极。

一棵舟 马拉维

日头要下山了，我们开车沿马拉维湖从北向南，在湖边落脚。忽然四面冒出来小孩子，打闹、坏笑，小心地把我们围了个圈，瞅着我们走的方向挪步。我前面的小男孩把步子迈得唧唧当当，不小心一个踉跄。一见自己没摔倒，赶紧回头朝我神气地哈哈笑。

孩子们的脸很温柔，亮堂堂的。穿的衣服五颜六色，歪扭的裙子、垮掉的裤子、破得成了独特剪裁的小衫。他们光着脚丫，黝黑的皮肤探到脚跟，连着一圈细嫩得发白的肤色，结实地踩在土地上，脚底板粘满泥土。

孩子们把摄影师围住，够着脖子往屏幕上瞧。最让他们得意的，还是镜头面向自己时发出的“咔嚓”声。我们的摄影师们不忍心溜走，却也有点不耐烦了，毕竟孩子们把日头都搞丢了，搞乱了，想采的光线全都被嘻嘻哈哈笑跑了。

日头要下山了。马路连着黄土和村庄，路口偶有妇女在路边摆摊。她们坐在小马扎上，面前的大圆盆装满小银鱼。看我们停了车，他们便端起盆子等待，等你问起，并不强塞。我们继续行车，车镜里，妇女见我们远了，再坐回小马扎上。

趁检查车的工夫，我到路边小店寻摸把当地手机卡裁了放进卡槽里。苦于语言不通，我正比划，

忽然聚过来一群人，其中一人变出刀片，拿过卡，小心地捏住、裁切。旁人严肃地盯着。卡装好了，车修好了，大家憨笑着站到路边，挥手把我们送远。路的另一边，矮山后低低的云镶上橘色和亮黄色，又轻轻地散了。

又是一天日头将落，路边两棵大树相连，盘结粗实，吸引我们下车一探究竟。这时赶上一个骑车的姑娘，她黑亮的皮肤紧贴粉红色背心，长裙上蓝色花纹一摆又一摆，露出光脚丫。她跳下车，熟练地把车子靠到大树上。姑娘丰满、利落，转身到房子后面去了。我们顺着她的路走到房子后面，几组树枝插在土地里，再搭上木板、干草，就做了桌子和晒板。桌上摆满了盆子和水桶，有姑娘肩膀那么高。晒板那边，裹着头巾的女人晾着面食，一个大男孩抱着一个小男孩站在女人身边。这是一家人。他们招手要我们进来坐。

那几天晚上，我们先后入住湖边旅店。Sitima

Inn 的主人叫 Esther，一位欧洲太太。“前些个月死了好几个捕鱼人，因为没头脑，太没知识！”她聊天时一边抱怨，一边说自己不会离开，因为她也是当地人。

Mikoma Beach Lodge 的接待员是位当地小伙子。这偏僻的地方有如此专业的管理员令我惊讶。他面容亲切，英语流畅，礼貌地问我们何时用早餐、漫步湖边、提拿行李。我问些当地情况，他拿出笔来工整地写了五页纸：当地部落的人口、食物、营生、习俗、教育、贫困线，等等。他叫 Lyton Mhango，我很敬佩他。

你问我马拉维湖什么样，我说是她该有的样子。

湖从北到南一个模样，每一天都与光和风在一起，在湖水刚好敲上岸的沙滩上，小孩子扎堆坐着。每一天，都有一棵舟慢悠悠地离岸，还有几棵呆在岸上。小舟挖了心、两头尖，圆实的底可以盛两三人。Esther 告诉我，当地人用当地树做舟。人与舟

是一回事，每天都在一起。

那天，我和一个姑娘坐在一棵舟上，都把一只手搭在边上，看着对方的眼睛，用相同的体态交流。她可以每一天都坐在这儿，而我却要离开了。我看着她眼睛，有一点想带她走，带那个聪明的接待员走，带那个俏丽的骑车姑娘走，带那些青年和孩子走。我还像小时候那样，或许像很多来了又走的人一样：想给美丽的人美丽的生活。

马拉维人不认识富足，便谈不上贫穷。舟，人，日头将落，鱼要晒尽，湖的元素点点可数，乏成一首童谣。我们带不走她，这是一件古老的事。

裁边

纳特龙湖

摄影师将和两位摄像师在夜黑前把连体衣套在身上，坐直升机飞往湖的心脏：火烈鸟巢。直升机将在半空中停稳并缓慢下降，用某种方式把皮划艇和人投放到湖面上。如果直升机完不成这一高难度动作，他们准备从湖的某处边缘踩水进入鸟巢附近。接着，他们会调试设备，并在湖面上住满

整个黑夜，拥抱黎明。

“Your legs will be gone!” 飞行员 Vincent 说，“要是放进去也行，那你们就回不来了。你们是清楚的吧？纳特龙湖碱性极高，湖里尽是淤泥，你们的腿放进去一小时就没了，更不用说这行动是否合法。”

摄影师委屈地嘟囔：“飞行员太保守了，我本可以抓到火烈鸟破壳的瞬间。”他只好采取保守的拍摄方法，让团队成员轮流坐直升机在空中俯拍。每隔半个钟头，螺旋桨穿过清风，鞭打起岸边的火山灰，火山灰和直升机一落一起。待他们到岸，却恋着不肯回营地。我也懒得走到一百米外看他们在岸边做什么，我恋着我的园子。

我的园子是 Moivaru Camp，纳特龙湖唯一的酒店营地。二十公里外的伦盖伊火山和七公里外的纳特龙湖把园子围得小而涩。园子里有一片草地，两棵大树，十几棵小树和五座木棚。一个身披红色袍

子的马赛人不知从哪冒出来，拉出长长的水管给树浇水。我在一棵树下铺了垫子，手托着脑袋平躺在上面。阳光要是穿过叶子，我就闭上眼睛，懒得挪地。在毫无信号的园子里，我失去外界的一切讯息。我有的消息只是螺旋桨的声音、光线和驼背的马赛人。阳光变干时，我分不清是不是同一个红衣马赛人，他赶着羊群来吃草。直到日落，小羊每隔二十分钟就来吃一次。我侧躺在草地上，和他们一样高。这只离我半米的小羊总是傻傻地看我几秒，大概看我也傻傻的，就转过头去接着吃草。

第二天过去，第三天过去。光线走了又来，小羊吃完了还会回来，摄影师们航拍中途偶尔回来休息。我帮小羊看草地，帮马赛人看园子。园子边缘，末日裁了边，死寂在那里止住，人和羊群的消息在那里消隐。

这一天，我坐直升机去了湖的上空。当园子变小，当火山变矮，日光一点点滤出。在卸掉侧门的

直升机上，狂风抓起我的头皮，抽得衣服发响。我的肌肉好似癫在空中，一些神奇的念想沸腾起来。

光和水纵横划开千里疆域，山和土地被湖扯拽到低处，秃树倾向湖的中心。泥与光砌出流域的线条，水域托起光和泥的轮廓。湖面上白色与褐色的物质还在生长，盐癫狂，食盐的物质也癫狂。当飞机转向，纳特龙湖露出朱砂色的侧脸，死寂，热烈。纹理和几何、生物和地理、物性与人性，一切都不够了。当飞机再次转向，一只一只的火烈鸟点在一个又一个鸟巢上，红鹤白巢织成一线，将湖水缝合。

后来我们回到木棚下一起看纪录片《红色翅膀》。影片一帧又一帧，火烈鸟妈妈把血啄进身下幼鸟的嘴里。我们边看边揉眼。面前是树，树后是火山灰，火山灰后是看不到的湖。看不到的恰是镜头所向，好像皮划艇和黎明恰在那里等待天真的摄影师。

我们驱车离开，渐行渐远，纳特龙湖的色彩已

散得淡了，于我只剩下生死意象。我不再说“不畏生死”，我认为生死值得很大的敬畏，它有坐标，有尺度。园子好比人类生息的境内，是被宇宙的生死围起来的，不是出于宇宙的关照，反是置人于不顾的随机留存，是无比壮大的核心所冲裂开的一块草地。有时羊来吃草，有时人在羊的旁边。

在这样随机而微小的园地，幸好有天真的人前往远方。

烧荒

塞伦盖蒂

塞伦盖蒂茫然一片，车轨生生压出来的路是唯一出路，我们要在天黑前开出去。突然，前方有浓烟。浓烟处界线分明，那边是烧焦的黑色大地，这边是黄绿交杂的枯草。黑持续向上冒，向另一边扩张。

摄影师急忙叫停司机，起身打开车顶，火速对